

羣 崇 繆



集 墟 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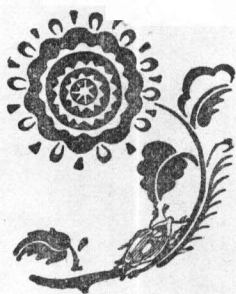
七 之 書 叢 季 文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文季叢書之七

廢墟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文化生活出版社

版權所有

文季叢書之七

廢墟集

中華民國廿八年九月

初版

著者

繆崇羣

編輯者

文季社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山西路慈豐里

定價國幣三角五分

目錄

江戸帖……………一

藥……………三七

從旅到旅……………四二

站……………四四

北南西東……………四七

茶館……………五七

談狐……………六四

談蝙蝠……………六六

談鼠……………六九

跣足的人……………七三

春天的消逝·····	七七
這里的家·····	八〇
社里的神話·····	八二
夢海·····	八四
紅茶·····	八七
鳳子進城·····	九〇
寶貝·····	九五
嬰·····	九九
廢墟上·····	一〇一
旅黔初記·····	一〇三

江戶帖

題簽

如今的東京，就是疇昔的江戶，疇昔江戶的一切，都早已裝進了史的卷帙。東京，在我腦中印記着的東京，現在也只剩了一些模糊的朦朧的輪廓，斑斑塊塊，正如行將殘散下去的古帖了。歲月易得，閑人總是無聊，現在權以墨水，當作膠糊，一片一片地把它裱在這裏，並不想藏之名山，傳之後世，祇是留着自己展翫而已。如果這部帖要一個題簽，那麼我只寫：

雖信美而非吾土兮……

底下的句子，誰還記得，就請誰給它填上。

不過在琳琅滿目的市場上，我須聲明這是一部「劣貨」。

剪得及以書
去架筆硯

雨

整天價在泥濘的路上印迹；在傘蓋底下蹣跚，並不覺得天地是陰霾而哀愁的。

到處是濛濛的，青藍的，它籠罩着人們的足跡，我的靈魂的纖維和它是混同着織在一起。秋天的祭鼓，在晚間，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傳過來緊一陣，疎一陣，清一陣，隱一陣的鞞鞞——鞞——鞞鞞——鞞的聲音。

在夜更靜的時刻，偶爾聽見巷間行人的木履和道上石子兒碰觸的聲音，那是非常嘹亮而清脆的。並且，他的聲音在靜寂的大氣裏是那樣的震盪，悠長地震盪着。有時，格~~~~格~~~~格~~~~木履被拖着，聲音也被拖顫了。那無事然的浪人的影子，頓時就像映在了我眼前。

——石子兒大約已經濡溼了罷？地上會映着一塊一塊金黃色的水光的。

這時，我才意識到天在落着雨。

鼓聲像是蘊藏在天地的大鼓裏，木履像是碎了般地清響着，我常常推開了窗子，獨自佇

立着。我并不要聽見何處淅淅瀝瀝或望到一絲雨脚，我吸着了一口清鮮帶着溼涼的空氣，我便像受罷聖水的洗禮以後了。

鼓啊，你雨的進行曲；在簌簌的聲裏，我彷彿又被帶到那天在雨着的東京了。

風鈴

簷頭掛着一個小小的風鈴，并不曉得是什麼東西做的，他的聲音非常清脆，就是響一下也會搔動了我的心。

樓下住的只有一個新將女兒嫁出去的老房主，樓上住的便是我。雖然我們的國籍不同，年齡和境遇又這樣懸殊，但不知怎麼，一種難得的人間愛，却暗暗地在我們彼此之間交流着。我的心靈總是那麼脆弱，每逢看到年老而慈祥的婦人，我的心，頓時無緣由地虔誠了；我的兩個眼眶在溼潤着默視她。如果我知道對方在想想這個孩子的母親在遠方想着他，那麼我真地要去握住她的手，淚會滴在她的手背上，囁嚅地說：慈祥的人，孩子在銘感着失却了的

母性愛而啜泣了。

清晨，涼夕，風鈴兒在簷頭丁鏜着。他的聲音，我不相信是人間某種的物質可以發出來的，那是大氣的私語，那是過路的幽靈的跫音。然而，我不需要看見他，他的聲音裏帶着信息；這信息只叫那些沈靜孤寂的人們諦聽。

薰風裏丁鏜着，知道春之紗袖拂動了他；西風裏丁鏜着，知道秋之箒子掃擊了他。響着響着，在這聲音裏，年老的將沉思到他的生命的冬天；年青的將悵惘着他的生命之春愈去愈遠了。丁鏜着，雖然是一樣地丁鏜着。

清晨，涼夕，風鈴的聲音搔動着我的心。逝去的春天讓他逝去了；但也沒有擋住冬之黯影不來的本領。我倒想掩盡了世間那些哀愁着的男和女老和少的人們的耳朵，不讓他們聽見這過路的幽靈的跫音。但是這怎麼可能，我還是自己掩住了自己的。

并且，我想，悄悄地悄悄地，自己掩住自己的耳朵，輕輕地輕輕地去把那些掛在簷頭的風鈴兒摘取了下來。

誰說掩耳盜鈴是解嘲的？我願意在沉寂的清晨和涼夕裏：祝福人間所有的慈祥的老人，祝福那每個人死去了的母親。

湯屋

村子裏儘管是三五人家，寂寞冷清地像是一個初開闢的，可是那接二連三的黑烟突，已經高高地豎在空中了。團團的煤煙和那些矮樹矇混了起來，從遠望去，又使人想到這村子是人烟似海的。在這些煙突底下，其實並沒有伏着什麼機械，也沒有一個工廠。那裏只是一座一座玻璃頂建築的湯屋，是男男女女沐浴的地方。

我沒有看見湯屋有過什麼惹人注目的招牌，經過它的門口，就聯想起在我們自己國度的城市裏，在那些最卑陋的巷角，或是頂隘小的窄道盡頭，有那麼一面白牆，白牆上只寫着一個「堂」字，白牆有多麼大，那「堂」字便有多麼大。從小我對於這個字就沒有什麼好感，也許我歷來是沒有一點「潔癖」的原故。可是到了這裏以後，每天進一回「堂子」，却已經成

了一種習慣。

午後三四點鐘完了課，身體有些疲倦，可是心却是非常鬆快的。一塊毛巾搭在肩上，拖着不費事的木履，很閑散地便走出來了。湯屋的開口祇放着三兩雙木履，知道裏面也祇有三兩個人。不管早遲，老板娘却已經高高地在櫃台上坐定了。她的樣子，正像二道山門裏的那座彌陀佛。神情極其逸如，居高臨下，看看男的這邊，看看女的那邊；不知道多少羣的男和女，是赤裸地被她看去了。

立在大鏡子底下，我看見我的制服，制服上有着銅的釦子，我是被裝做某一種人的人了。衣服一件一件脫進筐子，赤裸了，我也就成了和所有的脫去了衣服的人是一樣的人了。

浴室裏面的水氣，早已把所有玻璃罩成了一片乳色。幾個浴客，像在那裏練着一種操法，各式各樣的姿態在動着，沒有人喊口令，嘩啦嘩啦的水聲，成了他們的節奏，浸在池子裏的像浸在酒精裏的標本，他們顯得非常舒服似的，眯着眼睛養着神。我在這些人們的裏邊，常常覺得是一個不相稱的闖入者。對於衣冠楚楚的人們我怯生，在赤條條的人們面前，我更恨不

得逃遁了才好。

在湯屋裏，我總是喜歡蹲在一個最空閑的地方，我看着他們，思量着他們，我的眼和我的心，一會像是畫家的，一會又像是心理學家的了。沐浴，倒彷彿成了一種副作用似的了。

冷水池是裝在牆壁底下通着兩邊的，當着沒有人舀水的時候，它平靜的如同一面鏡子，我每一探頭，就可以看見自己的影子，有時，還看見了旁人的影子，啊，那影子是從古代神話裏走來的罷，那樣的潔白像大理石質的，那樣的曲線像是用了無數的雪球塑成的！

在湯屋裏，我詛咒過多少個舀水的人，而我又幻想過多次的幻夢啊！

每次從湯屋回來，我便看見案頭鏡子裏映照着我的一付灼紅的臉，耳朵裏却還彷彿聽見那湯屋裏的嘩啦嘩啦的水聲。

我不知道再要到什麼地方去了，讓我一個人悄悄地洗淨了我的心。

有兩個朋友是住在一家很冷清的下宿屋裏，可是不久以後，這下宿屋就漸漸興隆起來了。門洞裏的那張木炕上放滿了各式各樣的拖鞋；一到晚間，樓上樓下的每塊玻璃都可以透出一片雪白的燈光來。

和朋友在一起的時候常常說笑：

「我們的人氣畢竟不錯，一到那裏，那裏便會熱鬧起來了。」

這雖然是沒有什麼根據，不過想到我們才到東京的時候，我們處處都覺得寂寞的。

「你們這裏還住着女的？」有一次我問朋友，因為我早已看見那堆拖鞋裏有一雙是猩血的，襯着雪白的軟絨底子。

「有一個。」

「我知道的。」

「你看見了那雙拖鞋不是？」

不好意思，我就沒有回答什麼了。

找朋友，一天要找好幾次。看熟了那些拖鞋的變化，就記得誰是什麼時候出去，誰是什麼時候在家了。不過每次在那些拖鞋堆裏發現了那雙爛幾幾像害了癱病的，便悵然地以不遇我的友人爲憾。然而，每次看見那雙猩紅的，每次就醒一回我的眼。

世界上的女人，沒有一個不是不想儘量地爲表露她的標記而生存着。如果沒有人去理會她們所標記的東西，她們或者會比什麼都感覺得寂寞而對於她們的存在也表示懷疑了。世界上所有的紅的原料，恐怕都是被女人消耗了，占有了。女人，差不多個個要拿鮮紅的血染她一遍才舒適似的。但我却不見這偉大的顏色在她們的身上象徵着有什麼樣的光榮。穿紅拖鞋的女人，就住在友人房間的隔壁，她如果也在房裏的時候，她那雙大紅的拖鞋，就像一對側身躺着的金魚，靜靜地伏在房門的外邊，走廊的中間。我每逢經過走廊，我便想哪一回把它們踢開一隻。

我是和朋友示意過那雙拖鞋的顏色是鮮麗的，朋友倒不大理會，說那女人難看得死。後來有幾次經過走廊，我看見了那雙拖鞋，心裏便被一種低級的想嘲弄女人的意識驅

使着，使我的脚像真地找着路標似的從它的上面踏了過去。踏着的時候，才真正感到這路標的綿軟無力，像一塊浸溼了的胭脂。（也許在我的脚底已經染上了色。）有時，我只用足尖上一點點的力，微微觸它一下，於是它彷彿成了一條活的金魚游到另一個方向去了。它是有感覺的，我想，不僅僅是一種標記。

我常常戲弄着這對金魚，可是沒有一次碰着過那個女人。我陰自地揣摩着：金魚一樣淑靜的女人啊！

有一次我正在友人的房裏，一個乞丐從窗下過去，這時突然聽見隔壁發出尖銳的叫聲了：

「啊呀！駭死了我！」

我向窗外探了一下頭，一個粉白的像冬瓜大的面龐隱進了窗子，一個衣服襤褸的背影映進了我的眼簾。那個背影躑躅在道旁，暮色中我好像看見一圈飢餓的光芒環繞着他，他就這樣消失了。

我在同人類裏却常常分歧地想：

——女人畢竟是女人！

那有着紅拖鞋標記的女人，我早已模糊了她是什麼模樣，可是我先前以為嘲弄女人而回想起來却是嘲弄了自己的這種感覺，委實像一個溼的鏤子，深深地釘進乾柴的縫隙裏去了。

雪

一個下午埋頭書裏，看看周圍的光線，像是還不到每天吃飯的時候，自己正納悶今天爲什麼這樣的靜寂，可是不久朋友便在門外叫我了。

我低頭穿着鞋子，也沒有注意朋友手裏拿着傘。

台階上，籬笆上，都已經蓋上了一層白，這時我才訝異地說：

「敢則是下了雪。」

「下了一下午了，你一點也不知道？」

「真地一點也不知道。」我心裏回憶起剛才我所納悶的事了。我機械地把大衣的領子向上翻開，輕輕地詛咒着這不意而來的雪。

飯後，照例是幾個朋友聚在一起談天，那天晚上，火鉢裏的炭，許是燒得更多一些，茶也許煮得更熱更濃一些罷。

歲月也像一束一束的柴炭，架在火鉢上，添在 *Stove* 裏，終歸是一樣地化成了灰燼。有光，有焰，有火力的時候能有多少呢？想起當初在雪地裏如狂了一般的混戰，和以後見了雪花便翻上衣領的萎靡的氣質，這其間大約還不滿三年的過程。如今，就連往昔雪戰過後留下的那一塊眼角傷痕也消失完了；整個的在東京那段生活的過往，偶爾被朋友提到，彷彿已茫然非己之事了。

初去東京那年我十九，朋友 B 和 C 都比我小一歲。在他們之間，逢到遊戲或吃東西的時候，我似乎極以「縱橫擲闔」爲能事，他們上了當，結果只是說讓這個弱者占點便宜去。